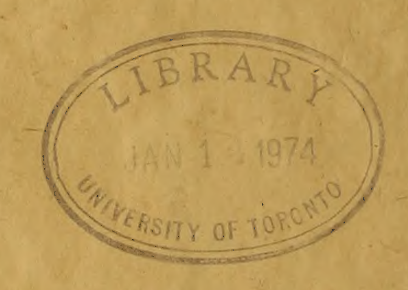

LIBRARY
JAN 1 1974
UNIVERSITY OF TORONTO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之七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周紀

赧王

〔綱〕乙未四十九年。秦君（昭王）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芈（米）戎公子市公子悝。（奎）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昭王母芈氏魏冉太后異父弟芈戎太后同父弟市悝俱昭王同母弟）

〔發〕上書秦君廢其母

〔明〕逐冉戎下書以范

范雎說秦王

四貴

雎為丞相，封應侯，則廢母逐諸臣乃雎之謀明矣。夫臣猶可逐也，母可廢乎？既丞其為母之名，則秦君之惡始著，而雎亦與有其罪矣。

[目]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魏冉，見上卷末。），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白也），華陽（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鄭州）、涇陽（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俱見下）擊斷（謂刑人）無諱（避也），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見下）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又聞之：木實（木子）繁者披（上聲。○奪也）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二句逸詩）；大其都（封邑）者危其國，尊其

綈袍

臣者卑其主。上二句因詩申之淖齒管齊而弒湣王。見六卷二十三管事也。李兌管趙而囚主父。見六卷二十二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芊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關外。以雎爲丞相。封應侯。史記魏使須賈聘秦。雎敝衣閒步往見之。賈曰范叔固無恙乎何一寒如此哉。取一綈袍贈之。雎遂爲賈御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雎責之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爾。乃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歸告魏。齊走趙匿平原君家。秦昭王欲爲雎報仇。徵齊急。齊窮。抵虞卿。

虞卿棄相印，與齊至信陵君，不納，齊自殺，魏王以其頭歸秦。【音】閒，去聲。綈，音題。【註】厚繒也。虞卿，趙相。

觸龍說趙太后

【綱】丙申。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卻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一名中人。故城在直隸眞定府定州。伐韓，取注人。故城在河南汝州。【發明】春秋惡兵之書，惟書救，則未有不善之者。今秦肆其強暴，伐趙而取其城邑，齊人救之，可謂善之善矣，胡爲反用趙兵而取燕韓之地哉。伐而書遂，所以著其始以義而終以利也，豈不深可惜哉。

【目】秦攻趙。趙王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太后少子。以長安字善，故以爲號。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去聲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觸龍名請見，曰：賤息舒祺，其。○兒子曰息。舒祺

計深遠　計長久

名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早衣之吏）以衞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襖女老稱）之愛燕后（太后女嫁於燕）賢（勝也）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去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或被廢或國滅方反本國）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

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金玉寶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平聲）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太后沒）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綱　戊戌五十二年楚太子完（四十三年楚使黃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自

秦逃歸。楚君橫（頃襄王）卒。完立。是為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

春申君

綱 己亥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降趙。目

秦武安君白起伐韓。拔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上黨（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路絕（韓都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秦拔野王。則上黨歸韓之路絕）。上黨守馮亭獻之趙。趙王（孝成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平聲）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

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為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平原請受上黨

綱 辛丑。五十五年。秦王齕痕入聲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阬鏗降卒四十萬。

書法 上黨書趙何。予趙之得有上黨也。趙之禍自上黨始。則曷為予之。予趙所以惡秦也。是故秦伐斬首多矣。不書數。至此特書阬四十萬。罪起也。

目 秦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以按據之。按止也謂按兵不出也據援也

趙括代廉頗　膠柱鼓瑟　括母

齕遂攻趙。趙軍數(朔)敗。廉頗堅壁(軍壘)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責也)之。應侯(范雎)又使人行千金為反間(諜)曰。秦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柱。瑟上鴈足。所以游移上下以調聲者。若以膠黏定其柱而鼓瑟。則不能調矣。蓋以喻執一不通者)。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奢言之。奢不能難(去聲)。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

白起破趙軍

言括不可使王曰吾已決矣母因曰即有不稱(去聲)妾請無隨坐(去聲)王許之秦王(昭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齕爲裨(皮)將(副將)令軍中敢泄(屑)者斬括至軍悉更(耕)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石)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恐爲亂乃挾

魏相孔斌以病免

孔斌燕雀之喻

詐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餘人歸趙

綱 壬寅。五十六年。魏以孔斌（彬）爲相。尋以病免 目 魏王（安釐王）聞子順（穿字）賢。聘以爲相。陳大計不用。乃以病致仕。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若不勝則可乘敝而擊之。勝則因而服焉。於我何損。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古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步○口飤）也。（○飤音寺）呴呴（虛○愛之聲）相樂。（洛）自以爲安矣。竈突（通入聲竈囪也。）（囪音聰）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

秦圍趙邯鄲

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斌穿（見本卷二十一）之子也。

【綱】癸卯，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見五卷十七）

【目】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然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山河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又使應侯請之，終辭不行，乃以王齕代陵。

楚黃歇師師救趙

【綱】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師師救趙。

【目】趙王（孝成王）使平原

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追）處囊中其末立見（現）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蚤處囊中乃脫穎（形上聲）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俱至楚與楚王（考烈王）言合從（宗）之利久不決毛遂按（撫也）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

（錐柄）

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今以楚之强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 汝 子耳一戰而舉鄢 煙○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 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見六卷三十一 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 委諾也○連 乃與楚王歃血 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血 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 去聲 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爲上客而楚使春申君 黃歇 將兵救趙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卒能奮身決趙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

能有激乎。吾觀戰國遊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卅佰。快平生之憤。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致之。蘇秦之柏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之柄。其讎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陵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自效其尺寸。如令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無以自見矣。

魏無忌奪軍救趙

【綱】魏晉鄙帥師救趙。次於鄴。業。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發明】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救而書次。其次爲貶。夫伐而書次。所以美其按兵不進。有待彼自服之意。救而書次。所以譏其緩不及事。有怠於救患之意。當是時也。趙有旦暮之急。晉鄙親將大衆。鼓行而前。猶恐弗及。方且畏秦不進何歟。書帥師以見其兵力之衆。書次鄴以見其逗遛之實。其貶之之意明矣。然則無忌奪軍可乎。曰書襲殺晉鄙。所以著其

(專輒之罪。書奪其軍以進。所以著其救患之勇。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然則予之乎。曰予之也。何以知之。以下書大破秦軍邯鄲下知之也。)

【目】魏王(安釐王)使晉鄙救趙。秦王(昭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軍壘)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又使新垣衍入邯鄲。說趙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秦法斬一敵首。賜爵一級。故曰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紂醢九侯鄂

魯仲連不肯帝秦

侯爭之彊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欲令之死見二卷二十今秦梁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之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使女子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信陵君愛人下士致食客三千人有隱士侯嬴家貧

侯生計竊兵符

爲夷門監（梁東門）（平聲）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凡乘車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虛左者謂空左方一位以迎之蓋尊之也）自迎侯生。生坐。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去聲）。賓客皆驚。

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祝）於魏。讓（責也）公子。公子患之。數（朔）請魏王勑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過見侯生。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符信也古者以符爲之後世以銅鐵企銀鑄而用之各分一半發兵遣使則合符以爲信）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爲報其父仇。如姬欲爲公子死。無

朱亥鐵椎

秦殺白起

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垂)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綱】甲辰五十八年秦殺白起【發明】白起殺降有罪故盡削其官然秦人罪之不以其理故不書誅而書殺也【目】王齕戰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

見上六卷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爲士伍。遷之陰密。故城在陝西平涼府靈臺縣。行至杜郵。由〇杜地名。郵即傳驛之郵亭。在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應侯曰。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魏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綱】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書法】書大破秦軍何。志功也。綱目上義不上功。則曷爲志之。秦伐之不得志。未有甚於此者。書惡秦也。故河渭絕一日則書。大破秦軍則書。追至函谷而還則書。皆惡秦之辭也。【音註】河渭絕見六卷二十。追至函谷見本卷十九。

【目】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

將將其軍以還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爲壽以禮致敬曰壽連笑曰所貴爲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

秦異人自趙逃歸

奇貨可居

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綱】秦太子(即孝文王柱。)之子異人(即莊襄王楚。)自趙逃歸【目】秦太子妃曰華陽(太子宮)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至)於趙。秦數(朔)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宅。今河南開封府禹州)大賈(古)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嫡)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

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平聲)結賓客復(去聲)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去聲)自奉(捧)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平聲)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

不韋說華陽夫人

期年生政

不韋大盜

乘閒閑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玉符約以爲嗣。因請不韋傅附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震懷孕也。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旣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卽秦始皇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耕名曰楚。

西山眞氏曰。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巳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巳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巳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

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耶。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為呂氏有矣。故先儒以為始皇既立。柏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

音註 趣音促。○柏翳見二卷六。

綱 乙巳。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書法 王書卒何。失天下之辭也。故諸侯失國弒不書弒。王失天下崩不書崩。綱目之垂戒嚴矣。

發明 考之前史。皆以秦伐韓趙。周王恐而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秦怒攻之。今分注雖載其說於下。然綱目乃書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何哉。夫彊弱

無定形君臣有定分周之不能敵秦者勢也秦之不可加周者分也赧無桀紂之惡秦無湯武之德以天子而臨諸侯何恐之有以王命而討有罪何倍之有特筆書之所以扶三綱垂世教立萬世君臣之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者也凡此類非綱目不能脩其視春秋特筆書天王狩于河陽殆異世而同旨茲蓋筆削之大節不可以常事觀者

與世同旨

【音註】春秋見四 卷十四

【目】秦伐韓取陽城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負黍陽城有負黍聚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摎史失其姓名摎嗚攻西周河南王城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

綱目大統

東周君考王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爲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又稱東西二周赧王八秦秦遷西周君於𨛫狐聚而河南亡莊襄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而洛陽之鞏亡

綱 丙午。秦昭襄王五十二楚考烈王八燕孝王三魏安釐王二十二趙孝成王十一韓桓惠王十入齊王建十年○凡七國 書法 周既亡而以秦繼也周亡而秦繼之蓋跋通鑑自是歲揭秦紀而大書之則綱目大書其年可矣此其與列國分註何天下未一也天下未一秦亦列國耳必至於始皇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一統也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漢唐晉初皆倣此

首註 大一統見十三卷七綱

綱 秦丞相范雎免 發明 范雎傾險之士然能知止而退亦有足取故書免而不去其官

目 秦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守王稽去聲坐與諸侯

見澤說侯

適棄市。殺人日棄市、王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王臨朝而歎。應侯范睢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皆畔。見六卷三十三又本卷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責也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見六卷三吳起。見五卷十二大夫種。見四卷二十八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

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報（范睢。睚眦之讎必報。一飯之德必償。○睚眦。音厓恣。忤目相視貌。）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爲相。數月免。

【綱】楚以荀況爲蘭陵令。【書法】（綱目非大封拜不書。此令耳。何以書。錄賢也。而所以之者。爲可譏矣。其譏何。賢也而止以爲令。非其所矣。）

【目】荀卿。趙人。（名況。時人相尊。號之曰卿。著書數萬言。羽翼六經。有荀子書傳流於世。）春申君（黃歇。楚相。）以爲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令。

荀卿嘗與臨武君（楚將。未知姓名。）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

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翰衛也）頭目而覆（蔽也）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故齊之技擊，（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王曰：善。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營壘）欲周以固，（周密牢固）徙舉進退

六術　五權　三至

欲安以重。（不爲輕動）欲疾以速。（不失機權）窺敵觀變（使間諜窺敵國以觀其變。間諜音諫迭。今之細作）欲潛以深（潛隱深入）欲伍以參（驂。伍參錯雜也。錯雜於敵中而盡知其事。五人相雜曰伍。三人相雜曰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將。進也。廢。退也）無怠勝（既勝而怠）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吝賞）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固也）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

憚狐聚

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四句見二卷二十八。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綱]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憚狐之聚。在河南府城外。

[綱]楚人遷魯于莒。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而取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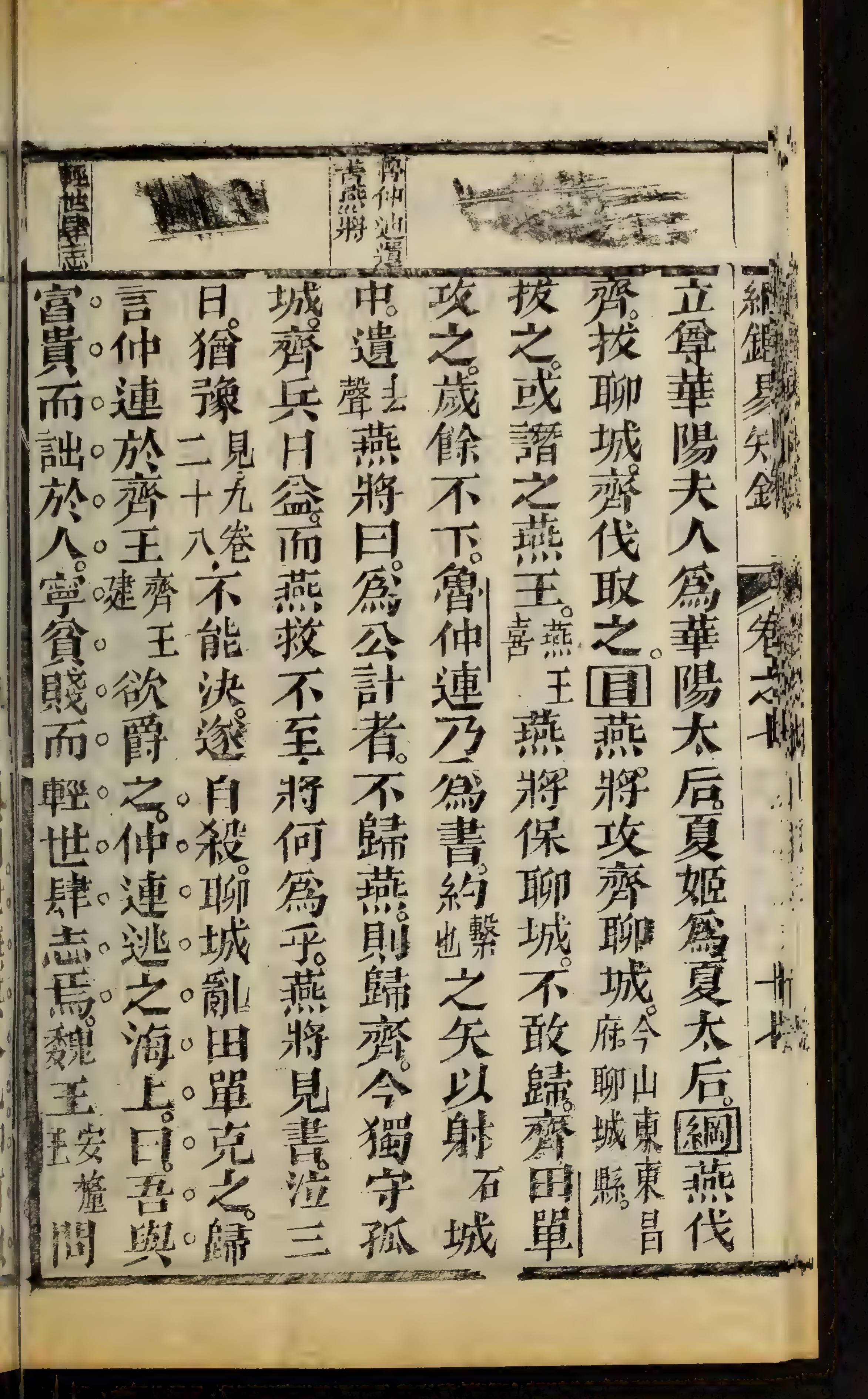
[綱]丁未。秦五十三。楚九。燕王喜元。魏二十三。趙十二。韓十九。齊十二年。韓王桓惠入

朝於秦。【書法】書入朝何。秦益彊也。自威烈至周亡。韓未嘗書來朝。於是書入朝於秦。罪韓也。六國韓最先朝秦。而秦亦最先滅之。然則自卑以媚敵者。果不足以自免矣。自是七國始書王。周已亡也。

【綱】戊申。秦五十四。楚十。燕二。魏二十四。趙十三。韓二十。齊十二年。秦王郊見現上帝於雍。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發明】郊見天子之禮也。春秋魯郊。聖人因事屢書而譏之。孔子魯之臣子。其不滿於魯若此。況西戎之秦乎。書郊見上帝於雍。蓋明著其僭侈之志云爾。

【綱】庚戌。秦五十六。楚十二。燕四。魏二十六。趙十五。韓二十二。齊十四年。秋。秦王稷昭襄薨。太子柱立。是為孝文王。【書法】七國始書薨。周亡也。

【綱】辛亥。秦孝文王柱元。楚十三。燕五。魏二十七。趙十六。韓二十三。齊十五年。冬十月。秦王薨。子楚立。【書法】秦王柱也。【目】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子楚



魯仲連遺書燕將

輕世肆志

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綱燕代齊。拔聊城。齊伐取之。目燕將攻齊聊城。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拔之。或譖之燕王。燕王喜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繫之矢以射石城中。遺去聲燕將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見九卷二十八。不能決。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齊王建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安釐王閩

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孔穿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綱】壬子。秦莊襄王楚元楚十四燕六魏二十八趙十七韓二十四齊十六年秦以呂不韋爲相國封文信侯。【綱】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

【目】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在河南汝州城西周遂不祀周比亡凡七邑。

仁齋劉氏曰按南宮靖一云作史者當於莊襄元年東周既滅方書周亡然後進秦使接周統於莊襄終年呂政嗣位特書秦亡然後正其姓氏別爲後秦斯實錄矣今乃不然東周未滅遽進昭襄之秦呂政嗣位猶冒嬴秦之姓於周則絕之如恐其不亟於秦則進之如恐其不多好

惡不公是非逆遣與謂之何哉秦自孝公以來累世窺周至莊襄百有餘年東周始滅彼固謂嬴氏之業可傳之不墜矣幾呂政立而嬴氏之秦已亡嗚呼赧王入秦之後歷七年而東周如綫之緒尚在莊襄取周之餘纔三載而栢翳數百年之宗祀遽滅天道好還無毫髮爽而世之窺覦僭竊於人之國者每迷而不悟悲夫

右周二十七主并東周君計八百七十三年

秦紀 附列國按綱目例凡正統之年歲下史書非正統兩行分註列國君名年號甲子下

莊襄王 名楚孝文王子初質於趙因呂不韋策歸以為嗣其先栢翳佐舜有功賜姓嬴後有非子封秦秦仲始大日孝公用商鞅以致富彊至莊襄滅周三年而薨

綱 甲寅 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十九韓二十六齊十八年 秦伐魏魏公子

追至函谷而還

無忌帥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書法】書追至函谷何惡秦也自昭襄以來山東之得志有三田文之伐書入河渭綱無忌之救書大破秦軍於是書追至函谷雖終無救於亡而綱目每喜書之則亦惡秦而已矣【音註】見上十【目】蒙驁遨齊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伐魏取高都故城在山西澤州城東汲今河南衛輝府汲縣魏王安釐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見上十信陵君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見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見六卷三夷滅也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促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求援於諸侯

縮高不從攻管

安陵君對魏使

諸侯聞之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河南岸）追至函谷關（見六卷二十）而還○安陵（屬魏小國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今開封府鄭州）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爲五大夫執節尉（官名）而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曰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帥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天子藏冊書之所）之憲（法也）其上篇曰子弑父

臣弑君有常法常不赦國雖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翰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避舍縞冠素衣而不居正寢以自責而遣使謝安陵君

綱 五月秦王薨子政立

書法 書秦王楚也秦自書薨以來未有不名者其有名桂與楚何疑也何疑乎桂楚不韋欲政之王久矣而二王之享國皆不永以是爲可疑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然則趙王丹楚王悍亦不稱名何也六國之事故

多略之矣[目]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呂不韋。號仲父。胡氏曰。孝文莊襄二王之死。蓋皆不韋之所為也。

後秦紀 後秦見上 十二·十八·

始皇帝 名政。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五年。并天下。即帝位。凡十二年。壽五十歲。○始皇既立。恃亮秦之富彊。滅六國。并天下。焚書阬儒。暴虐不道。二世而亡。

[綱]乙卯。秦王政元。楚十七。燕九。魏三十一。趙二十。韓二十七。齊十九年。秦鑿涇京水為渠。勅

[書法]鑿渠必書。重民利也。

[目]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開諫反閒於秦。鑿涇水出陝西平涼府涇州。為渠。不所居日渠中作而覺。欲殺之。國曰。臣為去聲韓延數年之命。然

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塡（田）閼（同淤，音迂）之水（塡，塞也。淤、澱，滓濁泥。○澱滓，音電子）溉（既）舄（同潟，音昔）鹵（同滷，音魯）之地（溉，灌也。舄鹵，鹽地。東方曰舄，西方曰鹵，亦作斥鹵）四萬餘頃（百畝爲頃），收皆畝一鍾（八斛爲鍾）。由是秦益富饒。

綱 丙辰（秦二楚十八燕十魏三十二趙二十一韓二十八齊二十年） 趙王（孝成王丹）薨。廉頗奔魏。目 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故城在直隸大名府內黃縣）。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朔）困，王復（去聲）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平聲）毀之。頗見使者

郭開毀廉頗

李牧備邊

一飯（遐）斗米肉十斤被（批）甲上（上聲）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如字）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同屎音始）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

【綱】丁巳（秦三楚十九燕十一魏三十三趙悼襄王偃元韓二十九齊二十一年）趙李牧伐燕取武遂（今直隸眞定府武強縣）方城（今順天府固安縣）【目】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鴈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備匈奴（見二卷十六）以便宜置吏市租（見十二卷七）皆輸入莫（同幕）府（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故稱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

騎射謹烽火。見三卷二十二多間諫諜。迭。軍中原閒今之細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匈奴十餘萬騎單蟬于匈奴天子之號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綱 戊午。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四趙二。韓三十齊二十二年 秋七月。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晉 法 始鬻爵也

綱 庚申 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景閔王二。趙四。韓三十二。齊二十四年 楚趙魏韓衛合從宗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目 諸侯患秦攻伐

嫪毐伏誅

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考烈王）爲從長。春申君（黃歇）用事。取壽陵（故城在直隸眞定府）至函谷。（子木。見六卷）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

【綱】楚遷于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

【綱】癸亥（秦九。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五。趙七。韓王安元。齊二十七年）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

【綱】秋九月。秦嫪（牢去聲）毐（哀上聲）作亂。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

【發明】上音嫪毐作亂伏誅。繼書遷其大后於雍。則太后之遷爲有名。而非芊氏無罪之比矣。茅焦進諫。復爲母子。綱目例去而不書者。所以著其得罪宗祧之意云爾。【音】芊氏見【註】本卷一。嗚呼嚴哉。

【目】初秦王卽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呂不韋）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

乃以合人（左右親近之人）嫪毐詐爲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毐至是有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爲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俱失其名）攻之毐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萯（倍）陽宮（在陝西西安府鄠縣。鄠音戶）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趣具召鑊（黃入聲）欲烹之焦徐行至前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

茅焦解衣伏質

盜殺黃歇

自知耶車裂見六卷三假父指嫪毒囊撲以繼囊盛人投擲而擊殺之二弟指毒生二子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如屋瓦解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質斬人椹也○椹音斟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見上九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

【綱】楚王完考烈王薨盜殺黃歇【書法】不稱楚相何制之也據佚景稍韓相欲欺君以自禍則不足以相人國矣【音註】佚景見五卷九

【目】楚考烈王無子春由君黃歇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辰○懷孕也園使妹說說

李園說春申君

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園妹爲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王薨園先入伏死士於棘門（壽春城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爲幽王）

綱甲子秦十楚幽王悍元燕十八魏六趙八韓二齊二十六年冬十月秦相國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目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

綱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書書名復故官何譏也秦并天下李法斯力也何譏并天下者李斯也促秦亡者亦李斯也

目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去聲遊閒諜耳請一切砌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大搜

李斯諫逐客書

尋而逐之客卿見上卷末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於戎得百里奚楚宛人於宛迎蹇叔岐州人時遊宋於宋求丕豹自晉奔秦公孫支遊晉歸秦於晉并

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衛人）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魏人）散六國從（宗）使之事秦昭王得范睢（魏人）彊公室杜私門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乃棄黔首（黔黑也秦謂民為黔首以其頭黑也）以資敵國郤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同借）寇兵（假寇）而齎（齊平聲）盜糧（為盜送糧者也）

臣聞泰山不讓（辭也）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惟大王圖之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斯謀兼天下

呂不韋徙蜀自殺

[綱]丙寅秦十二楚三燕二十魏八趙幽繆王遷元韓四齊三十年秦呂不韋徙蜀自殺[目]不韋就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於道王恐其為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徙處蜀今四川成都府不韋恐誅飲酖冘見十一音卷一死

[綱]戊辰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二魏十趙三韓六齊三十二年韓遣使稱藩於秦

[目]初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數朔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作孤憤言孤直不容於時五蠹言蠹政之事有五說稅難言遊說之道不易等篇十餘萬言至是王

使納地效呈獻也璽於秦請為藩臣非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宗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是也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徇行示也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

司馬溫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非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綱】己巳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一趙四韓七齊三十三年燕太子丹自秦亡歸【目】初丹嘗質主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綱 辛未。秦十七、楚八、燕二十五、魏十三、趙六、韓九、齊三十五年。○是歲韓亡，凡六國。 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治河南開封府許州。

綱 壬申。秦十八、楚九、燕二十六、魏十四、趙七、齊三十六年。 秦王翦伐趙，下井陘。○今直隸真定府井陘縣。■趙殺其大將軍李牧。目 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郭開譖殺牧

綱 癸酉。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齊三十七年。○是歲趙亡，凡五國。 秦滅趙，虜王遷。秦王如邯鄲。見五卷十七。目 故嘗與母家有仇者皆殺之。秦王母呂不韋所娶邯鄲姬也。綱 趙公子嘉自立為代今山西大

同府蔚州王與燕合兵軍上谷今直隸保定府[綱]楚王悍幽王薨弟郝壑立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綱]甲戌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八魏王假元齊三十八年〇代王嘉元年〇舊國五新國一凡六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計

[發明]秦滅六國皆無罪獨燕有盜劫之舉丹不惟不能制秦而反以速禍為計亦左矣然綱目不書秦討其罪者秦為無道人皆可得殺之故止書盜劫之事而不正燕丹之罪爾若夫荊軻自以為賢而不免以盜書者蓋與聶政同科不然是又司馬遷之史矣何以為綱目哉[音許]聶政遷史見五卷九

[目]初丹既亡歸怨秦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武請約三晉韓趙魏連齊楚媾和也匈奴以圖之太子曰太

傳之計。曠日彌久。令平聲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不聽。太子聞衞人荆軻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曰。秦已虜韓。臨趙。禍且至燕。燕小。不足以當秦。諸侯又皆服秦。莫敢合從。宗丹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盟。見四卷一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破秦必矣。惟荆卿留意焉。軻許之。乃舍軻上舍。丹日造門。所

以奉養軻無不至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燕之膏腴地在直隸順天府涿州）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於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以財求也）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震○擊也）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被侵也）之愧除矣於期曰此

荆軻刺秦王

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咸)(匣也)。盛(成)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匕首。(短劍)以藥淬(翠)(堅其鋒也)之。以試人。血濡縷。(血流如絲)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至咸陽。(秦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見秦王。奉圖以進。圖窮(發圖畢)而匕首見。(現)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軻逐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劍長不可拔。故左右教王將劍負之。乃可拔耳。而一時心忙口吃。故止曰王負劍負劍也)王遂拔以擊軻。斷(短)其左股。遂體解以徇。(解其肢體以示衆)王大

怒發兵就王翦於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時王翦屯此以臨燕與燕代戰易亦水在順天府固安縣西大破之遂圍薊燕都今順天府大興縣

【綱】乙亥秦二十一。楚二。燕三十九。魏二。齊三十九。代二年。冬十月。秦拔薊。燕王喜燕王走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書法】書斬何罪丹也。故不書殺。不書誅何。不劫秦亦亡矣。

【綱】秦李信伐楚。【目】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荊也。楚度鐸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今陝西西

安府富平縣

王翦頻陽人

綱 丙子。秦二十二楚三燕三十魏三齊四十代三年○是歲魏亡凡五國 秦王賁奔翦之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始開河隙

書法 代末有書方略者書引灌何始開河隙也據漢平帝元始四年王橫言自後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後六十年始書河決矣

綱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奔還。秦王翦代之。

頻陽謝王翦

目 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故城在江南鳳陽府亳州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一宿爲舍大敗之。入兩壁。軍壘殺七都尉。信奔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疲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

王翦請田宅

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向臣，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朔）使（使下去聲）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怚（粗心不精也）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平聲）王坐而疑我矣。

【綱】丁丑（秦二十三，楚四，燕三十一，齊四十一，代四年。）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目】王翦取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以南至平輿，故城在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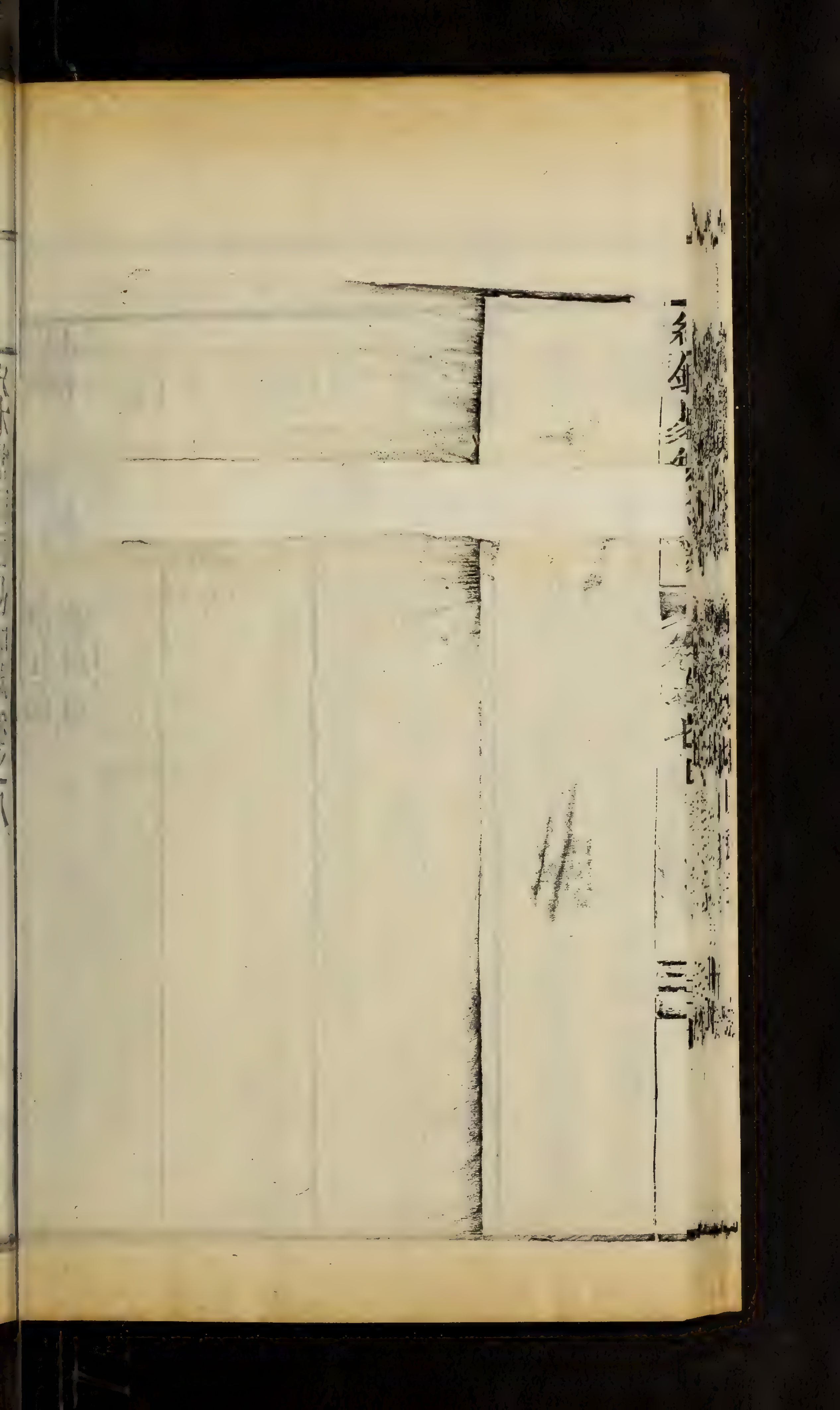
投石超距

南汝寧府城東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聲皆去撫循之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飛石重十二斤行三百步超距猶跳躍也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蘄其水名在湖廣黃州府蘄州南殺其將項燕楚師遂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

【綱】戊寅秦二十四楚五燕三十二齊四十二代五年是歲楚亡凡四國秦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治江南鳳陽府壽州

【綱】己卯秦二十五燕三十三齊四十三代六年是歲燕代亡凡二國秦王賁奔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　秦王翦遂定江南降百

越會膾稽郡治江南蘇州府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之八

周之炯靜亭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後秦紀

始皇帝

【綱】庚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始以正統例大書之說見七卷十四）【目】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書法】凡國皆書擊伐，此其書襲何？齊不備也。后勝之罪大矣）

【目】初，齊君王后（見六卷二十九）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

松柏歌

六國賂秦

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閒（諫閒反）。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齊都。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民莫敢格（鬬也）者。建遂降。秦遷之共。（恭。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處之松柏之閒。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合從（宗）。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老泉蘇氏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何則。諸侯之地

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彊弱勝負已判至於顛覆理固宜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士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

【綱】王初并天下。更（平）號皇帝。【目】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除拜遣議曰命）令為詔（布告中外曰令）自稱曰朕。（沉上聲。朕古人自稱之通號自此專作帝稱）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致堂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自居而以王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孔子作春秋尊

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下者以是為法而列爵自公以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除謚法

綱 除謚法 目 制曰死而以行為謚。見二卷三十八 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 上聲 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致堂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若德行之實稱天以誄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一法雖存而公道不廢為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取世誚笑則又不若 音 稱天以誄不謚之為愈矣 註 見同謚

綱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 發明 孔子曰夏之時以商之建周之建子

此不可用。況以十月爲歲首乎。秦不師古。無足道者。然不得不書之。以著其失。

目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析羽爲旌。分析鳥羽爲之。節。行者所執之信。古者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後世漸長數尺。節。操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也。旗。交龍爲旂。熊虎爲旗。皆尚黑。水德屬北方。故尚黑。數以六爲紀。以六寸爲符。六尺爲步。水成數六。故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例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水主陰。陰主刑殺。故急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急於法。久不赦。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李斯諫分封

【綱】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徙豪傑於咸陽。【書法】（書銷兵器何譏。私也。秦之亡、斬木揭竿者爲之。）【目】丞相綰（綰上聲、王綰）等言燕齊荊地遠。請立諸子爲王以鎭之。始皇下其議。廷尉（廷、平也、治獄貴平、故號廷尉）斯（李斯）曰。周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天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稅賦重賞賜之。甚足易（異）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

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illegible]史、[illegible]隴西、上郡、九原、三川、碭郡、潁川、南陽、邯鄲、上谷、鉅鹿、漁陽、右北平、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遼東、遼西、東郡、齊郡、薛郡、瑯琊、泗水、漢中、巴郡、蜀郡、會稽、九江、鄣郡、南郡、長沙、黔中、凡三十六郡、後又平百粵、立四郡、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共四十郡、○碭音蕩郡置守。去聲。○郡守爲天子守土者也、尉郡丞、佐守者也、監。平聲。○御史監郡者也、收天下兵。兵器銷以爲鍾鐻。音據。○鐻、樂器、似夾鍾、金人。關中記、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始皇以爲瑞、鑄爲金人象之、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使置宮庭中。一法度。禮樂制度、衡。稱上曰衡、稱錘曰權、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秦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十二萬戶。

致堂胡氏曰、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己也、秦之所以革之者

封建與井田相表裏　始皇封禪

其為至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著論誠辯矣。然而不知聖人者也。夫王畿千里，環列五服，選建賢德，與之共治。貢賦所入，王無越制之征。諸侯有罪，主無暱親之貸。而謂封建私其力於己乎。凡宗元舉周之亂，皆中葉衰微，加問鼎中肩三數事，為封建之害，豈不繪指西施之顰而掩其美哉。且列上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為表裏者也。秦既廢井田而開阡陌，則五等畫壞，必至於交錯嚙齧。帝王之時，九一而助，上下耕養，蓄盡利以遺民，猶建侯其治而不專天下以所奉也。乃謂湯武資諸侯之力，亦不得罔問鼎已揹之以為安，何其敢於非聖人也。証見四卷十七、中肩見三卷二十八、廢井田見五卷十八。

【綱】壬午，二十八年。帝東巡，上鄒嶧（亦）山，立石頌功業。封泰山，立石。下禪（去聲）梁父（甫），遂登琅邪（郎耶），立石，遺

求神僊

徐市入海求神僊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築土曰封除地曰禪祭天地也封泰山而祭天禪小山而祭山川服虔曰封增土之高歸功於天禪闊廣土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封禪而祭冀近神靈也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發明】觀綱目所書始皇遊覽立石頌功業之事洋洋乎盛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非美之也所以著其侈汰之實云爾【目】

始皇東行上聲郡縣上鄒嶧山鄒山古之嶧山在山東兗州府鄒縣立石頌功德上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陽山南曰陽至巔山頂自山陽至巔也封祠祀封而祭也立石頌德從陰道下山北曰陰禪於梁父泰山下小山遂東遊海上南登琅邪山名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作臺刻石方士方外之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

神山（蓬萊方丈瀛州在渤海中仙人所居）諸仙人不死藥。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今江南徐州）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源出兖州府泗水縣至彭城東南入淮正義曰秦昭王取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祠（舜二妃廟在湖廣岳州府洞庭湖中山近湘水廟在山南故曰湘山祠。○舜南巡崩蒼梧二妃追之不及溺湘水而死人爲立祠世稱湘君）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赭（者）其山。（赭赤也山無草木則赤）遂自南郡（今湖廣荊州府）由武關（秦之南關在陝西西安府商州）歸

韓人張良

綱目一字之褒

瓊山丘氏曰、封禪不經見、其說昉於管仲、而詳載於司馬遷之史記、然皆託之空言耳、見於行事者、首著於斯、自是而後、若漢之光武、唐之高宗、宋之眞宗、皆效尤之、秦其始作俑者歟、【音註】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綱】癸未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韓人張良狙疽娶二音擊誤中去聲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浮山名、在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刻石而還【書法】於是韓既滅矣、書韓人何、良之心未嘗無韓也、故心在乎韓、韓雖亡而張良書韓人、心往乎晉、晉雖亡而陶潛書晉徵士、心在乎唐、唐雖亡而張承業書唐特進、綱目一字之褒嚴矣、【音註】陶潛見三十五卷十五、張承業見六十卷三十二、【發明】張良以一布衣、視嬴政荆軻等耳、胡爲不以盜書、且是時天下已爲秦矣、又胡爲復書韓人哉、良五世相韓、志在報

張良爲韓報仇

張良鐵椎

子房一擊之力

若之仇綱目予之故其書法如此然呂政是時鞭笞四海威振殊俗良乃欲狙擊而斃之旣而大索弗獲詳書于冊亦足見良之爲謀甚深而秦人亦無有爲呂政同仇者嗚呼偶語者猶棄市而狙擊者乃獲免孰謂秦法果嚴哉

【目】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良之祖父相韓五世**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爲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博浪沙**在陽武南**中良令**平聲**力士操鐵椎狙擊**伏而擊也狙猿屬伺物必伏而候之故凡伏而擊者曰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從車也**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瓊山丘氏曰張子房狙擊始皇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之徒相繼而起是褫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音】褫音恥○褫奪子房一擊之力也【註】也祖龍見十六

南韓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求
易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
其狙擊呂政、非輕舉也、蓋此心
苟得以一擊、而遂則亦慊矣、

綱 丙戌三十二年。帝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 目
初始皇之碣傑石。山名、在直隸永平府昌黎縣、離海三十里、使盧生方士求
羨門子高羨門、古仙人、名子高、還奏得錄圖書。符讖之書、曰亡秦者
胡也謂二世胡亥、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
萬人北伐匈奴見二卷十六、

綱 丁亥三十三年、蒙恬收河南地。築長城 目 蒙恬斥
逐匈奴收河南地。朔方郡之河南、並匈奴地、謂之新秦中。○朔方郡今陝西寧夏衛、

長城功在萬世

彗星見

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今陝西臨洮府。至遼東。延袤茂。長也。萬餘里。暴僕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今陝西延安府。統治之。

南湖下氏曰、始皇所爲、事事皆惡、但築長城以限華夷、所謂功在萬世、而論者不取其功、淮責其殃民之罪、則所謂王公設險以固國者非耶、城一也、在萬世則衛民而使之生、在始皇則殃民而使之死、在萬世則爲華夷之嚴限、在始皇則爲華夷之厲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治、在始皇則所以促其亡、【音】易坎卦、王公設【註】險以守其國。

【綱】彗星見。現【書法】書記異也、自是國無他變、閲三歲而始皇死、天下亂、是故秦之將與也、彗見。見之。其將亂也。彗復【音】孛是見王見之、蓋以畢始終焉。【圖】叅十三、

綱 戊子。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目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夜。秦官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督課之故名讀射爲夜者蓋關中語轉爲此音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秦官掌典籍者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卒猝有田常齊世卿弑簡公六卿晉智范中行韓趙魏其分晉國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不

相襲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見七卷二十五）入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郡守）尉（郡丞）雜燒之偶（並也）語詩書者棄市以

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筮○龜曰卜著曰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

李斯皆出於荀卿

東坡蘇氏曰昔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卿之書然後知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卿不足怪也卿喜爲異說而不遜敢爲高論而不顧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剛愎不遜而自許大過彼斯者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意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卿特以快一時之論亦不知其禍之至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

作阿房

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音愎音闢。荀卿、註見七卷十五

綱　乙丑三十五年。營朝宮。作前殿阿房。

目　始皇以咸陽秦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人多。先王宮庭小。大營朝宮渭南今西安府渭南縣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曲也言殿之四阿皆爲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架木爲棚而行自殿下直抵南山。在西安府城南表山巔以爲闕。闕見五卷十八復福道。上下有道也謂築土爲高天子自行其上不與民庶相雜渡渭渭水在西安府城北屬祝。運也、之咸陽。隱宮宮、腐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腐刑惡風須入隱室故曰隱宮徒刑以罪供徭作曰徒刑者七十餘

萬人。分作阿房驪酈山在西安府臨潼縣關中秦都咸陽東函谷關南嶢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邑即臨潼縣五萬家雲陽在西安府涇陽縣西盧生說稅始皇爲微行私出也以辟避惡鬼所居宮毋令平聲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乃命咸陽帝三百里內宮觀觀貫。觀見同闕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實也之各按署按止部署不移徙所行幸天子所至曰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在西安府永壽縣南望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謂惡之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即中涓近侍也泄吾

扶蘇諫阬儒

秦亡自阬儒始

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綱】阬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書法】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長子扶蘇在外也扶蘇所以在外以諫阬儒生也然則秦亡之禍自阬儒始天道亦昭昭哉綱目著秦亡之本以爲後世戒故特書長子【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諸生傳相告引告訴牽引乃自除簡別也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

隕石東郡

始皇崩沙丘

恬軍於上郡七

綱 庚寅。三十六年。隕石東郡。目 有隕石于東郡今山東東昌府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史記三十六年秋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明年祖龍死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蓋祖龍謂始皇爲明年崩沙丘之兆

綱 辛卯。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上會膾稽。祭大禹。立石頌德。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蒙

悟還至咸陽。胡亥襲位。九月葬驪山。[書法]始皇於是屢書刻石矣。好大自伐未有甚於始皇者也。然則前不書頌德此則爲爲書之譏也。書德則何以爲譏。立石於會稽是欲與禹較德也。故特書譏之。[發明]矯立之謀發於趙高而首書李斯者。斯爲大臣國柄在手不當徇官者之請故首惡必歸於斯也。胡亥之立必書少子。既爲大子不書即位。特日胡亥襲位者。不予其矯詔自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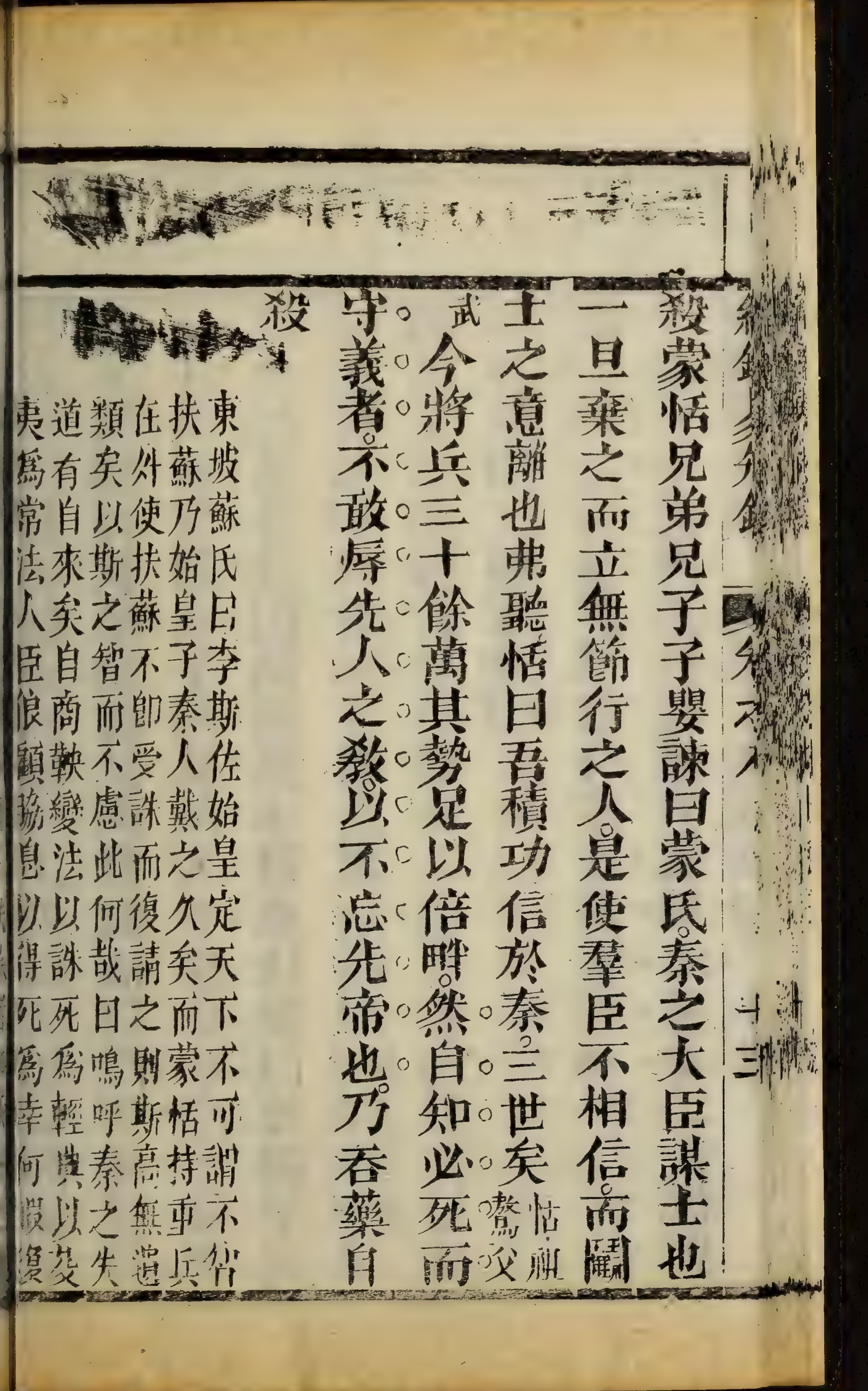
[目]十月始皇東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從。至雲夢澤名在湖廣德安府安陸縣南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在湖廣永州府寧遠縣浮江下渡海渚過丹陽今江南鎮江府丹陽縣至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渡浙江。在杭州府城東上會稽見一卷二十九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北至琅邪見上三之罘見上六西至平原津在山東濟

南府德州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主乘輿路車行符璽事兼行符璽令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預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丘在直隸順德府平鄉縣祕不發喪棺載轀溫輬涼車有牕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與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毅恬弟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見上九始皇聞其強力通獄法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當有罪使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既雅得幸

趙高說李斯立胡亥

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列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爲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

扶蘇數上聲以不能立功數朔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今陝西慶陽府眞寧縣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是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帝於驪山下錮鑄銅鐵以塞隙三泉三重之泉奇器珍怪徙藏去聲府藏也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石之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爲機者皆閉之墓中二世欲遂



殺蒙恬兄弟兄子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鬭士之意離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恬祖驁父武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東坡蘇氏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乃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

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忠扶蘇者知威令之孝
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音註]商鞅變法見上卷十四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少子在位三年壽二十四歲○繁刑重役誅殺係情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爲趙高所殺立子嬰爲王凡四十六日降於漢

[綱]壬辰。二世皇帝元年。楚隱王陳勝元趙王武臣元齊王田儋元燕王韓廣元魏王咎元年○是歲建國凡五

殺諸公子公主

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目]二世謂趙

高曰吾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去聲）肆志寵樂矣二世乃更爲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菊○推窮罪也）治之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宅○裂其肢體而殺之）死於杜（今西安府咸寧縣）公子將閭呼天自殺

丞子高欲奔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悅。賜錢以葬。[綱]復•作•阿•房•宮•[書法]書復何譏。不變也。前書作前殿阿房矣。庶是書復作。用民甚矣。故下書勝廣先書復作。所以著亂始也。[綱]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其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滎(滎)陽。[書法]勝廣耳。得書起兵。何惡秦也。天下皆秦矣。何以書楚人。不予秦之滅六國也。故起兵者各紀其舊國。紀舊國。則起兵為義師矣。[目]是時發閭左(貧弱之民居閭里之左)戍(恕)漁陽(今直隸順天府薊州)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在江南徐州豐縣)。陽城(故城在江南鳳陽府宿州)人陳勝(字涉)。陽夏(貫。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人吳廣(字叔)。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鐸)已失期。

法皆斬勝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平聲)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史記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起兵乃從卜者指意欲驗鬼威衆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得書怪之又令吳廣止叢祠中作狐鳴呼曰陳勝王卒皆驚恐。罾音蹭捕魚器 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扶蘇始皇長子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楚良將與秦戰爲王翦所殺楚人爲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故詐稱以爲天下倡 爲壇而盟。明稱大楚攻蘄。蘄故城在鳳陽府宿州 蘄下。行收兵比至

耳餘諫陳勝

陳（今開封府陳州）卒數萬人。入據之。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傑父老請立勝爲楚王。勝以問耳餘。耳餘曰。秦爲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去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黨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見上九）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欲張大楚國、故稱）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去聲）從東方來。以反者

鼠竊狗偷　夷秦於楚　正統大書　尊楚所以惡秦

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捕逐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爲假王監諸將擊滎陽滎陽今開封府滎陽縣

【綱】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至戲希秦遣少府章邯寒拒之楚軍敗走【書法】此秦篇也書入寇可矣書伐秦何夷秦於楚也自是秦有事必書秦則與列國無異矣夷秦於列國而大書其紀年何也世統也是故綱目之紀年也苟正統雖夷秦於列國而不得不大書非正統則孝惠子雖書少帝而不得以大書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音註】正統大書見七卷十四孝惠子見十一卷七、【發明】勝廣崛起草莽本不足以國書而書之曰楚若大國然者尊楚所以惡秦也又書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背伐則秦之罪著矣、

【目】張耳陳餘復請奇兵略行取

(曰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行定口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郎周章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周文行收兵卒數十萬。至戲(水名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軍焉二世乃大驚遣少府(秦官掌山澤陂池之稅以給私養自別爲藏故名)章邯擊敗之文走

【綱】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爲趙王

【目】張耳陳餘聞諸將爲陳王(陳勝)徇地者多以讒毀誅乃說(稅)武信君自立爲趙王從之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今直隸眞定府)張黶略上黨(今山西潞

漢高祖起兵於沛

安府

【綱】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爲沛公

【目】沛今江南徐州沛縣人劉邦。字季。隆高也準拙○鼻也龍顏顏額顙謂之龍者見其非凡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泗水亭在沛縣東南亭者停畱行旅宿食處猶今之館驛也秦法十里一亭亭置長主督盜賊單善父甫○今山東兗州府單縣人呂公史失其名相經云名文字叔平奇其狀貌。以女妻去聲之。卽呂后爲去聲縣送徒驪山時始○皇葬驪山郡縣皆送徒士役作徒多道亡。自度鐸比至皆亡之。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爲酒所加夜徑澤中。徑小道也從小道過澤中有

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有老嫗（於去聲 嫗婦老稱）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爲赤帝子所殺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宕）山澤閒（芒碭二山名芒山在河南歸德府城東碭山在江南徐州碭山縣東南）沛令欲應陳涉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召劉季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石）城上遺（去聲）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爲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

【綱】楚人項梁起兵於吳（今江南蘇州府）【目】項梁者下相（今江

學萬人敵

南淮安府宿遷縣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字羽避仇吳中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長八尺餘力能扛剛○舉也鼎才器過人會膾稽今蘇州府秦為會稽郡治守殷通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乃召故所知豪吏喻以所為起大事舉吳中兵收下縣收所下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為會稽守以籍為裨皮將副將籍時年二十四

綱 齊人田儋擔自立為齊王

目 儋故齊

廝養卒論燕將

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宗强能得人遂自立爲齊王東略定齊地【綱】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爲燕王【綱】燕軍獲趙王旣而歸之【書法】自立也書趙王何成之爲列國也於是列國皆從其所稱惟死及失地則名之【目】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閒諫出私出也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芟草者曰廝炊烹者曰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

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异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綱 楚將周市見上十七立魏公子咎爲魏王而相之

綱 秦廢衛君角爲庶人

目 初秦幷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衛遂絕祀

綱 癸巳二年 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魏王豹元韓王成元年○是歲楚王勝趙王武臣齊王儋魏王咎皆亡舊國一新國五凡六 冬十一月趙將李良

弑其君武臣　秦嘉起兵於郯（談○今江南淮安府海州）【綱】秦益遣兵擊楚臘月。楚莊賈弑其君勝以降於秦呂臣討賈殺之復以陳為楚【書法】勝自立為楚王則綱目楚之武臣自立為趙王則綱目趙之其褒也書弑其賊也書討蓋成之為列國也其成之何惡秦而卩矣【目】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臘月。（月十二）楚王（陳勝）至下城父（甫○故城在江南鳳陽府亳州）其御莊賈殺之以降勝故（菖涓也）入（見六卷十門）呂臣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為楚葬勝於碭（見上十八）諡曰隱王【綱】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目】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

番君

沛公得張良

有說之者曰兩君（耳餘）羇（雞寄也）旅（客也）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今直隸眞定府冀州）【綱】秦嘉立景駒為楚王【綱】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復取陳【目】布六（今江南盧州府六安州）人也。嘗坐（去聲）法黥（墨刑在面）。論（平聲。議罪也）輸驪山（作始皇陵）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盜。番（婆）陽（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令吳芮（瑞）甚得江湖閒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綱】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書法】特筆也。不書張良歸沛公。何著良心自歸良

沛公殆天授

欲復韓而未知所從沛公得之漢之帝業成矣書詞沛公得張良貴之也書法如此綜綱目一人而已

目楚王景駒在留故城在江南徐州沛縣東南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從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為廄將良數捐以太公呂尚兵法正義曰太公兵法一帙三卷說税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醒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

綱項梁擊楚王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韓公子成為韓王

目廣陵今江南揚州府人召平為楚徇廣陵行定日徇未下聞陳王陳勝敗乃渡江矯王命拜項梁為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

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故城在江南鳳陽府盱眙縣東○盱眙音吁夷少年殺令相聚得二萬人以故令史東陽獄吏陳嬰素謹信長者欲立以爲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素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衆從之於是嬰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屬梁衆遂六七萬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擊殺之景駒走死居鄛鄛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

三戶亡秦

范增請立楚後

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見六卷十九二十一故楚南公楚人善言陰陽曰楚雖三戶漳水津也在河南彰德府磁州界亡秦必楚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邯降秦遂亡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同蜂起之將言起兵者衆如蠭之飛起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懷王之孫名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見上以陳嬰為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道曰

張良請立韓成

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西略韓地

綱 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

目 章邯擊魏魏使周市求救於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妥平聲)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自燒死其弟豹亡走楚楚予兵復徇魏地

綱 齊人立田假(王建弟)爲王 ■ 秋七月大霖雨 ■ 齊王儋弟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爲王而相之

綱 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殺要(腰)斬斯夷三族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

以趙高為中丞相匹書下其吏何非其罪也然則斯無罪乎斯固有罪而秦殺之不以其罪爾於是將軍馮劫同下吏自殺不書略之也

目二世數朔誚讓責也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平聲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名不害見五卷十八曰有天下而不恣睢誨猶放縱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夫不能行督責之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勞形苦神以身徇百姓若堯禹然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故謂之桎梏也惟明主能行督責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

趙高說二世深拱禁中

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落八卓也）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責也）舉（用也）有不當（去聲）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

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同徭）治阿房宮。臣欲諫，爲（去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諫無閒。（閒，空隙也。）高曰：請候上閒（去聲）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見上十二），丞相與（預）焉。今陛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今河南河南府），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

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羣盜並起。皆以戍恕。○守邊漕水運轉陸運作事役作之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祝。○付也高治之。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傅。附○相傅會也。以辭語牽合曰傅會遂具斯五刑論平聲。○議罪也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仲同子

項梁戰勝而驕宋義諫項梁

曰吾欲與若汝也復去聲牽黃犬俱出上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李斯上蔡人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滅也三族父母妻族二世乃以高為中丞相事皆決焉

綱 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

目 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隋惰者敗臣為君畏之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梁死懷王徙都彭城今江南徐州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號羽為魯公

綱 楚立魏豹為魏王

綱 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

目 章邯

卿子冠軍　楚遣沛公伐秦

北擊趙破邯寒鄲丹。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張耳以趙王趙歇走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其北章邯軍其南趙數朔請救於楚楚王懷王聞宋義先策武信君項梁必敗名與計事。大悅之因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上將故言冠軍諸別將皆屬焉

[綱]楚遣沛公伐秦

[發明]三代而下惟漢唐為盛其得天下亦略相似然唐祖自即位以前皆書其名而沛公自起兵之後即不以名書之何哉沛公舉兵誅無道秦其名義甚正秦既不得而臣之則稱以沛公宜矣若夫唐公既尊隋煬為太上皇又必其子而事之則君前臣名固其理也綱目循名責實初非厚於漢而

邯鄲鉅鹿

薄於唐也【目】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見上十之是時秦兵尚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身願與沛公西諸老將曰羽慓票○疾也悍翰○勇也猾漢高本紀作禍賊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杖也義而西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陳敷項梁散卒以伐秦

【綱】甲午三年楚二趙二齊二燕三魏二韓二年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書法】書大破秦軍何惡秦也然則籍無與乎書次將書矯殺則籍之罪著矣是故邯鄲之救書大破秦軍而無忌襲殺之

之救 功過權衡

項羽責宋義

罪不可。逃鉅鹿之救書人破秦軍而項籍矯殺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權衡也〔音註〕邯鄲之救見七卷八

十月宋義至安陽。在山東兗州府曹縣東南畱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漳河也在河南彰德府林縣西北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疲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很如羊很不聽從也羊愈牽愈不進貪如狼。狼性貪強。上聲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飲酒高會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以菽雜菜食之菽豆也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

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項梁定陶之敗）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祝）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憂也）士卒而徇其私（遣子相齊）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遣使報命於王王因以羽為上將軍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去聲）船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軍壘）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

彭越歸沛公

沛公下陳

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綱】春二月。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從。【目】越。昌邑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人。常漁鉅野澤。在兗州府鉅野縣。中為羣盜。楚兵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沛公。【綱】沛公使酈力食異其基說稅陳留下之。【目】沛公過戈高陽。里名。在河南開封府杞縣。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朴。不得志貌。為里監門。監里中門。其里人有為沛

公騎士者食其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異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遊騎士曰公不好儒客冠貫儒冠來者輒解而溺堯去聲其中溺小便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之沛公至傳轉去聲舍猶今館驛則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謁沛公方踞牀據物而坐曰踞使兩女子洗先上聲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乃輟洗而起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貪虎口者也夫陳留今開封府陳留縣天下之衝

交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去聲）之令（平聲）下於是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為廣野君為說客使諸侯其弟商亦聚衆四千人來屬沛公

【綱】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南陽秋七月南陽守齮（擬）降

【目】四月沛公攻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因張良略（行取曰略）韓地六月略南陽（今河南南陽府）七月郡守齮（姓失）其降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同無）得鹵（同虜）掠秦民皆喜

【綱】章邯以軍降楚

【書法】（凡降譏也以軍降甚譏之也以軍降則非力屈而降也）

【目】章邯軍棘原（在直隸順德府南）項羽軍漳南（漳水之南在順德府平鄉縣）秦兵數（朔）却二世使

沛公入武門

指鹿爲馬

人讓責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天子外門有司馬主武事故名）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邯遂與羽約請降乃與盟於洹水（見六卷六上）立邯爲雍王置楚軍中而使欣將其軍爲前行

【綱】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弒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爲王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

【目】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去聲）諸言鹿者

以法後羣臣皆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入武關見上五高前數朔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壻咸陽令閻樂謀詐爲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入望夷宮在西安府涇陽縣秦建臨涇水以望北夷樂前數上聲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乃立子嬰二世兄子爲秦王九月高令子嬰朝見受爾冢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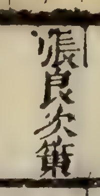
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致堂胡氏曰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然呂政反道夫所不du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居無可奈何之世乃能不動聲色者戮趙高雖不救亡亦舒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于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沛公破嶢門

綱　沛公擊嶢遂關破之　嶢關在陝西西安府藍田縣東南

目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啗淡之也餌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南湖丁氏曰張良謀嶢關之戰其誅秦報韓之欲策乎其上策則博浪之狙擊是也使狙擊得遂則必不從漢而卽從赤松以終其不事二姓之心矣夫惟失之博浪而務求得之嶢關也故沛公欲擊秦良獨恐秦兵尚强而爲疑兵以益其勢秦將欲和沛公欲許矣良獨恐士卒不從而欲因其懈怠以奮擊蓋良意謂事二姓已錯矣何可寡謀輕進又錯而緩其成功乎此所以謂之決策而出於其亦不得已者也

〔音註〕狙擊見上五赤松見十卷六

右秦自莊襄王至子嬰合四十三年子嬰爲王四十六日降於漢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之九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太祖高皇帝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二歲而崩。○帝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五載而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也。

【綱】乙未。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韓三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

沛公至霸上　沛公入咸　除秦苛法

西魏王豹、河南王申陽、殷王司馬卬、代王趙歇、常山王張耳、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遼東王韓廣、燕王臧荼、膠東王田市、齊王田都、濟北王田安。元年。○是歲秦亡。新舊大國三、小國十七。為二十國。而韓、塞、翟、遼東、膠東、齊、濟北、七國皆亡。○又韓王鄭昌、齊王田榮。元年。定十五國。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捧）璽符節以降。【目】沛公至霸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組即綬。封皇帝璽符節。降軹（止）道（在西安府城東。）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祝）吏。【綱】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何）法。

【書法】特筆也。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除莽苛政。

蕭何收秦圖籍

樊噲請還壘不上

張良請聽噲言

二漢之興宜哉【音註】光武見十九卷十八【目】沛公西入咸陽秦都今西安府咸陽縣
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地圖民
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隘塞賽邊界地戶口民
多少民強弱地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
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
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為
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
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
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公乃還軍霸上悉

約法三章

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虐也）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條也）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綱】項籍詐阬殺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發明】白起殺降雖後世兵家者流亦惡之秦亡之亟起與有力焉籍方欲入關誅無道秦乃挾詐而阬降卒泎於二十餘萬衆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其斬刈之慘復一秦耳果何以慰斯民之望哉綱目不止書阬而書曰詐阬則籍之罪又浮於起矣【音註】白起見七卷四【目】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

同徭咸怨過戈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浙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羽計衆心不服。至關必危。於是夜擊阬二十餘萬人新安今河南河南府新安縣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

項籍屠咸陽

綱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

書法 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此書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家。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自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不書王。已降也。書屠始此。

發明 沛公入關。其雍雍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想。今書項籍破關掘冢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

綦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眞與鷄鳥之比祥焉用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目】或說稅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在河南河南府靈寶縣無內納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希。水名、在西安府臨潼縣東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在戲西、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見上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腰伯入見沛公公奉卮支。飲酒器、酒為壽上酒曰稱壽、父

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朔目羽。舉所佩玉玦決。玉佩也。如環而有缺。示之者三。示以當決斷也。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爲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樊噲詰項羽

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閏上聲干也所以蔽身扞目直入瞋稱人反目視羽瞋張目也怒而頭髮上指目眥恣目際盡裂羽曰壯士賜斗卮酒二生彘肩噲立飲啗淡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見八卷二十六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次溷池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趣趨同霸

衣繡夜行

上聞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濯去聲破玉斗曰唉哀豎汝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山關險阻帶河河渭圍繞四塞之地四面有山河之固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去聲繡夜行耳韓生

退曰人言楚人沐猴（獮猴也）而冠（貫。獮猴不耐久冠，以喻楚人性躁）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止齋陳氏曰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不可以逆定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網以伺魚也而顧以得鴻天下之事必焉用專於其所忌而淫怒以逞哉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沛公雖死而天下之爲沛公者可盡殺耶【音註】詩國風新臺之篇離麗也

【綱】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目】項羽既入關使

義帝
西楚霸王
立沛公爲漢王

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徙於江南。先都彭城。都郴。丑森反。○今湖廣郴州。〔綱〕二月。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目〕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南徐州。〔綱〕立沛公爲漢王。〔目〕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今四川重慶府。蜀今四川成都府。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今陝西漢中府。都南鄭。今漢中府南鄭縣。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

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

養民以致賢

以距塞漢路。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立申陽爲河南王。司馬卬爲殷王。徙趙王歇爲代王。立張耳爲常山王。英布爲九江王。吳芮爲衡山王。共敖爲臨江王。徙燕王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徙齊王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安爲濟北王。【綱】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綱】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目】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伸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章邯、司馬欣、董翳、三分關中、是謂三下、）天下

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

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今漢中府褒城縣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棧上聲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渡名曰棧道在褒城縣東北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致堂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義民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卽悟漢業之興宜哉

綱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弒膠東王市自立為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

張良復歸漢

目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拒擊都。走之。因留市不令（平聲）之膠東。（今山東萊州府卽墨縣）市畏羽竊亡之國。榮怒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鉅野（見上卷二十七）有衆數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田安殺之。遂幷王三齊（齊與濟北膠東）。又使越擊楚大破其軍。

綱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去聲）歸漢。

書法　前歸沛公不書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復歸漢何。成不殺良不歸。書復歸。著良心也。良之心奈何。一心爲韓而已矣。

目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閒（諫）行（微行也）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綱漢王以

韓信爲大將。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邯迎戰，敗走廢丘。塞（賽）王欣、翟王翳降。【書法】給軍食，未有書者，此其書何？特筆也。漢之業，蕭何爲之。【目】初，淮陰（今江南淮安府）人韓信，家貧無行，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南昌亭在淮安府城西。亭長見八卷十七）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蓐，肉。謂早炊，食於寢蓐也。蓐，薦席。）時信往，不爲具食。信怒，竟絕去。釣於城下，有漂（飄去聲）母（水中擊絮）。母見其飢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猶言公子，尊稱之也）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汝也）雖長大

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誇上聲）

（兩股間也）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同俯）出胯下一市皆笑及項

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

未知名坐（去聲）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

見滕公（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

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悅）之言於王王亦未

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見上）將士

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鐸）何等已數言王不我

用卽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

國士無雙

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於是王欲召信拜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亡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

韓信登壇之對

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翰）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因去聲）噁（汙去聲。懷怒氣）叱咤（柴去聲。發怒聲。）千人皆廢。（伏也）然不能任屬（祝。託也）賢相。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虛。和好貌）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玩平聲）敝。忍不能予。（刓。圓削也。言已刻封爵之印。手持不捨。至印角圓熟。尚忍而不能予人也。）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見上卷十）而都

彭城（見上四）逐義帝置江南（見同上）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雍王邯塞王欣翟王翳）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升）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見上卷三十二）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髓上聲）而楚彊以威王之（見上四）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見上卷三十一）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見上四）秦民無不恨

張良遺書　何受知人之名

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吸。檄者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而定也。言不足用兵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處分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秦縣名今陝西鞏昌府兩當縣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邯都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王至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欣。翳皆降。張良遺去聲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屏山劉氏曰。人謂何能識韓信。不知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飢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須漢曰子房妙處在遺項王書又并遺以齊梁反書使羽事齊而不事漢眞得緩兵之上策矣

綱 王陵以兵屬漢

目 陵沛今江南徐州沛縣人聚黨居南陽今河南南陽府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郭大有曰嗚呼母誠爲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圖全母之計則孝得以盡於母而忠得以盡於漢臣子之道兩得之矣知不及此陷母被執當求生道苟不得已棄漢歸楚如徐庶之降曹操覘其可輔則輔之其不可託故遠遁復歸於漢可也再不然漢業既成母靈已慰當哭其死以報母胡乃安享爵祿以終天年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

不爲也。況陵之去就、得以自專。今爲功名而降、親於死、獨何忍哉。[音註]徐庶見二六卷十三

[綱]**丙申** 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楚帝、山、河南、韓、殷、雍、魏七國皆亡。凡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齊六小國、爲八國。又趙王歇後元、代王陳餘、韓王信皆元年、而齊王假、王廣代立、定十二國。**冬。**

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弒義帝於江中。[發明]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義也。籍世爲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爲君、大義已定。籍何得而弒之乎。況籍而矯殺卿子冠軍、宰制天下、率徇已私。義帝不能誅籍、而籍反弒帝、其惡可勝道哉。揭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所以著籍暴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興、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乎。

[目]**項籍使人趣**促**義帝行。**自彭城從江南。**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恭**敖擊殺之江中。**

[綱]**漢王如**

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鎮撫關外父老。【綱】十一月。漢王還都櫟陽（櫟陽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名萬年城）。【綱】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死。楚復立田假爲齊王。【綱】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爲護軍中尉。【目】陽武（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烹牲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平字）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爲大僕。不用。去事項羽。殷（故城在直隸大名府內黃縣）王（趙將司馬卬）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爲其

定殷無。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下使去聲）歸羽。乃挺身（功也）仗劍間（諫）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見十六卷六）典（主也）護軍。諸將盡讙（歡譁也）。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居家時嘗盜其嫂（按史記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兄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觀此則盜嫂之事誣平也。覈同麧音痕入聲麥糠也）平為護軍。多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召讓（責也）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

陳平歸漢

盜嫂受金

今有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名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去聲）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故去項王。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臝（果國）身來（史記平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臝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刺音戚。行船也）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

漢王爲義帝發喪

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綱】漢王至洛陽。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發明】前已書籍大逆之罪。此又書名之爲義帝二之告諸侯討而籍則籍爲天下之天人不可自五於世而漢之師爲有名矣。表而出之。既以聲羽之大惡。又以予漢之之三也。

董公曰

【目】漢王至洛陽新城。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鄉名。三老一名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三老一人掌教者董公遮說。稅遮道而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作弒下之殺同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

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去聲臨哭也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內河南河東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慵齋許氏曰董公請為義帝發喪能使沛公激發天下大機括而順德逆德之辭晧然與日月爭光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亦未有此大計也西山眞氏曰不曰率諸侯而曰願從不曰擊項羽而曰擊楚之弑義帝者辭不迫而意獨至有古辭命氣象

綱 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之

[綱]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發明]漢王誠有爲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縞素爲資。期於罪人斯得而後已。今始入彭城。籍尚遠。詎遽乃飲酒高會。謂之何哉。故書伐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爲所虜。豈不深可惜哉。

[目]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眞魏後。乃以彭越爲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城。見上四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

漢王睢水之敗

闘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二水皆在彭城睢雖水在彭城城南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爲去聲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見八卷十七收家室道逢子盈漢王子名盈即惠帝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爲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下蔚諫往從微道而往從呂后兄周呂侯名澤周呂封名於下邑今河南開封府夏邑縣收其兵

致堂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爲帥狃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

隨何使九江

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敵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羣臣亦緘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吁危哉

【綱】漢王遣隨何使九江【書法】凡使稱名不辱命也非是書使而已

【目】初項羽擊齊徵召也兵九江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黥布九江王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王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祝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

漢取敖倉
樂

為我使九江命平聲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名官隨何請使。王遣之【綱】五月。漢王至滎陽【書法】至、危之也何危乎漢王仗義討賊賊未除而置酒高會取危之道也【目】王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附者傅著也、未傅謂未著名籍給公家傜役也、○著音丈入聲悉詣至也滎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勇道恐敵鈔掠輜重故築垣牆如街道是為甬道、屬燭○連也之河。以取敖倉粟。敖倉在開封府河陰縣、敖本山名、秦初敖氏築倉於上因以名山、廢後始皇置太倉於此故名敖倉【綱】魏王豹叛

漢【綱】漢王還櫟陽。見上十、立。子。盈。為。太。子。【發要】太子國儲副君宗祧

蕭何守關中

深得萃渙之義

所主是時漢方倥傯乃能首建國本亦可謂知所先務矣○倥傯音孔總不暇也

[綱]關中饑人相食

[書法]關中何漢所都也於是漢方外敗而根本之地饑人相食漢之業亦岌岌矣哉然則蕭何之任重矣蕭何之功大矣

[綱]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發明]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與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交有渙散之疑漢王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假音格至也

[目]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陸運漕水運調去聲兵以給軍未

嘗乏絕

[綱]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目]漢使酈生其酈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駡諸侯羣臣如駡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異其基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汝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

韓信破趙　李左車說陳餘

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悅

初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以陳餘不從入關。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田榮。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輔趙王。而使夏說守代。趙。今北直真定府。冀州。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

【綱】丁酉 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二大國。并衡山。臨江。燕。齊。韓。五小國。凡七國。

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目】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刑。○今直隸真定府井陘縣。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並也軌。騎不得成列。

陳餘義兵

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閒〔諫〕道〔微道〕絕其輜〔支〕重〔載衣物車〕。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大將〕之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閒〔諫〕視〔閒諜窺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猶息也〕。夜半傳發〔傳令使發〕，遣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蔽〕山〔依山自覆蔽也〕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軍壘〕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皮〕將〔副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餐，小飯也。謂立駐傳餐而食，待

出背水陣

破趙後方乃大食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水綿蔓水也在井陘縣南門外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

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向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陳餘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疲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

莫若按甲休兵北首（去聲向也）燕路而遣辯士奉（捧）書於燕暴（僕）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米順從也）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綱】是月晦日食

十一月晦日食

【綱】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書法】書以何歸功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以之漢得布而有天下之勢成矣

【目】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向）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為

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版築壘具爲士卒先大王宜悉衆自將爲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見上十三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見同上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見上四而殺作弒義帝見上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見上十四下蜀漢之粟

踞牀洗見黥布

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見八卷二十八）。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諫）行（從徑道而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先上聲）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帷帳）御（服御）食飲從（去）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今河南開封府）

趣銷印

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彊則六國復屈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步。食在口曰哺、)罵曰。豎(汝)儒。幾敗而(汝也)公(漢王自謂)事。令趣(平聲)銷印。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禍也。立六國於漢王。

同事異形　同事異勢　同事異情

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水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而士卒憤激而漢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日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音註】耳餘說陳涉立六國見八卷十六卞莊刺虎史記韓魏相攻期年不解陳軫謂秦惠王曰卞莊子欲刺虎兩虎方食牛食甘而鬬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而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惠王從之果然宋義待秦之敝見八卷二十六伐趙之役見上十六彭城之難見上十三

陳平請行閒

【綱】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書法】盜賊書死。增楚臣也。則曷爲以死書。項氏弑君賊也。而增爲之謀主。是亦賊焉耳。然則其書亞父何。書亞父見其爲賊所尊也。

【目】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骨不下咽曰鯁。世以謇諤爲骨鯁。謂直言難受。如骨之鯁。）之臣亞父（亞。次也。羽尊之次於父也。）鍾離眛（末）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閒（諫。反閒。）行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閒。言眛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眛等。及楚圍滎陽（見上十四）。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爲太

范增愚老人不及十三歲兒

牢牛曰太牢具饌也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粗也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致堂胡氏曰。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考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爾雄角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劍。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且羽所過殘滅。爲漢驅民。而亞父不知。其知尚不及外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縱使用之。亦不免耳。

音註　廣武。外黃。俱見下。

漢王走入關

紀信誑楚

轅生說漢王

綱 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

去聲 軍成皋 目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

臣請誑 光去聲欺也 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

人楚因擊之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

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

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

王出武關 在陝西西安府商州 羽必南走王深壁 壁軍 勿戰令滎

陽成皋 見上 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

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

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皋。

雙湖胡氏曰。滎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爲之。且奈何哉。紀信以身當之。脫萬死於一生之間。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及於三傑。及於諸將。而雍齒且封侯矣。信無一爵之贈。漢眞少恩哉。

音註 三傑。張良。蕭何。韓信。雍齒。見十卷十一。

漢王走渡河

綱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皋。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

目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皋。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在大修武東。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

酈生請據成倉

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皋欲西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鞏引上聲洛今河南河南府鞏縣洛陽縣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見上十四天下轉輸運糧也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杭口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之道距蜚狐之口在山西大同府廣昌縣守白馬之津即黎陽津在直隸大名府濬縣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

敖倉【綱】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八月漢王軍小修武遣人燒楚積聚【書法】特筆也事有關於成敗之故者雖小事綱目必書之漢初書燒楚積聚中興書襲取莽輜重曹操書破紹輜重皆特筆也【音註】中興見十九卷十三曹操見二十六卷三

【目】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彭越燒楚積聚

【綱】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

【目】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皋戒曰即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杞縣數日乃降羽欲盡阬之

外黃舍人見

酈生說齊

外黃令舍人(親近左右之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强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爲楚[綱]漢王遣酈食(異)其(基)說齊下之[目]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彊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田廣)使爲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

蒯徹說韓信

之處（見上十二）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見上）有弒義帝之負（見上九）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皋守白馬距蜚狐（俱見上）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酒爲樂韓信欲東兵聞之而止蒯徹（後避武帝諱史改徹曰通）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諜（使微使也）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憑也）軾掉（迢上聲搖動也）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

漢楚軍廣武

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汝儒之功乎信遂渡河

綱戊戌西楚四年漢四年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食其走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

綱漢王復取成皋與楚皆軍廣武

目漢數朔挑上聲楚戰挑動楚戰猶古之致師也致師見二卷二十六曹咎不出項羽使曹咎守成皋戒勿與漢戰故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氾凡水在成皋城東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山名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敖倉之西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爲高俎置太

公其上。先是太公爲楚所獲見上十三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汝也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汝也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挑身獨戰不須衆也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爲也。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因數上聲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見上四矯殺卿子冠軍罪二見上卷二十六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既破秦軍不報命懷王而擅劫諸侯兵入秦見同上燒秦

宮室擅始皇帝家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俱見上三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見上卷三十二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俱見上四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見上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總一羽大怒。伏弩射。石漢王傷胷。王乃捫門撫也足曰虜中去聲吾指因病創昌傷也臥張良強請起行勞去聲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皐。

雪蓑趙氏曰古先聖王治天下之大道莫先於孝嘗觀漢楚爭雄項王虜太公於軍中三年未

帝王處變上策

聞漢祖聆有憂念之言及楚圍成皐置太公於俎上而欲鼎鑊之其死生之機憂怖之狀在他人見之亦必流涕不忍曲求生道今而覷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烹之將何如人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矧棄父於鼎鑊之中而爭天下于天子禮樂教化之主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尊居九五者哉漢祖良心其斷削甚矣然則如之何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變之上策不在是乎

【綱】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雎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爲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目】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

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見上六）不足畏也進與漢軍夾濰（濰水在山東青州府治城安丘兩縣界）而陳（陣）信夜令（平聲）人囊（囊盛沙）沙以囊壅水上流自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故城在青州府莒州）虜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爲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綱】漢立張耳爲趙王

【綱】漢王還櫟陽（見上十四）留四日復去（聲）如廣武

【書法】書特筆也漢王可謂不敢自暇矣雖禹之辛壬癸甲何以過之光武之篇書潁川

刖足附耳

假王眞王

盜起帝還宮六日〔音〕禹見一卷二十七光〔綱〕春二月

討平之皆隸筆也〔註〕武見二十卷二十三

漢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目〕韓信使人言於漢

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爲假王以鎮之漢

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汝也來乃自立邪張

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去聲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

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悟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何以假爲二月遣良

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懼

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

王不推食

蒯徹說韓

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下衣去聲）我推食食（下食去聲）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謂向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謂倍漢）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縣（懸）於足下足下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强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爲百姓請命則

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向）利而倍義乎徹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猶豫獸名性多疑聞人聲輒登木上下不一故不決謂之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為巫

【綱】秋七月漢立黥布為淮南（治江南揚州江都縣）

漢初爲算賦

不以背約累漢王

不急救父

違信背約

王[綱]漢初爲算賦[目]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綱]漢以周昌爲御史大夫[綱]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書法]書楚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實請而以楚歸爲交詐賊天下之大義也背約不足以累之[發明]當是時漢強楚弱政自不必約和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計也上書中分天下繼書歸太公於漢則漢之此舉爲請太公明矣然綱目書楚與漢約而不書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出於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盡自不言可知況漢既得太公乃始背惠食言進兵攻楚故此明書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追項籍[目]項羽至固陵則漢王違信背約之失亦可知矣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

養虎遺患

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去聲患也。王從之



